

新世纪江西文学精品选（2000—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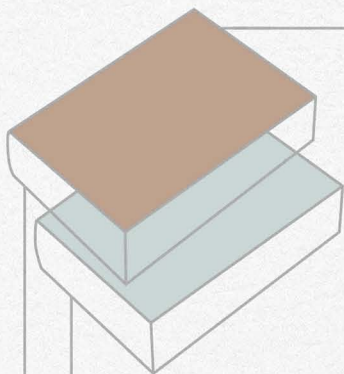
# 中篇小说

## 下卷

江西省作家协会  
编

XINSHIJI  
JIANGXI WENXUE  
JINGPIN XUAN  
(2000—2019)

ZHONGPIAN XIAOSHUO  
XIAJUAN



江西高校出版社  
JIANGX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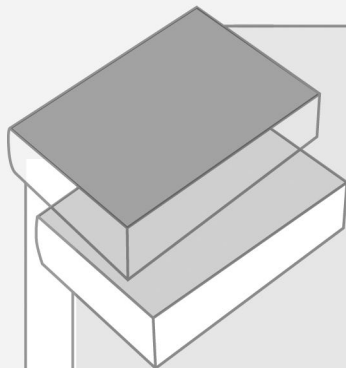
新世纪江西文学精品选（2000—2019）  
中篇小说下卷



新世纪江西文学精品选(2000—2019)

# 中篇小说下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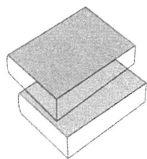
江西省作家协会 编



▲ XINSHIJI  
JIANGXI WENXUE  
JINGPIN XUAN  
(2000—2019)

▲ ZHONGPIAN XIAOSHUO XIAJUAN

江西高校出版社  
JIANGXI GAOJIAO CHUBANSH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纪江西文学精品选:2000—2019. 中篇小说. 下卷 / 江西省作家协会编.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2020.12

ISBN 978-7-5762-0479-7

I. ①新… II. ①江…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江西—当代  
②中篇小说—小说集—江西—当代 IV. ①I218.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224721 号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总编室电话	(0791)88504319
销售电话	(0791)88517295
网 址	www.juacp.com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2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762-0479-7
定 价	46.00 元

赣版权登字-07-2020-121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0791-88513257)退换

## 编委会名单

### 顾 问

马玉玲 叶 青

### 编委会主任

李小军

###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名）

王晓莉 石兰芳 李芬芬 李洪华

陈怀琦 范晓波 林 莉 袁 萍

彭学军 曾清生 樊健军

### 组织单位

江西省作家协会

### 本卷主编

袁 萍

## 前 言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文学的变迁呈现出纷繁复杂、巨大深渺的气象。人们在感受到文学的内涵和影响的同时,也惊叹于一潮又一潮的文学浪流在时代的洪流中被裹挟而去。江西省作家协会为此相继编选了“谷雨文学创作丛书”“江西青年文学创作丛书”“江西新时期十年文学作品选”“九十年代江西文学作品选”“江西作家精品丛书”等,旨在梳理、总结江西各时期文学成果。

转眼间,新世纪走完二十年的历程,文学在时间之流中继续着它的行变。回望这二十年,文学的环境和自身也在不经意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一方面,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纵深发展,市场和读者作用于文学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作家在文学中进行表达的同时,也在考虑如何打动读者和占领市场;另一方面,作家在如何处理现实、呈现生活复杂经验上,也存在着相应的难度和考验。

具体到江西文学,其不可避免地在—个大的文学语境中,在文学外部的压力和内部生长的活力之间,生成新的裂变。文学队伍的结构、文学表达的焦点、文学描述的语言,也随着社会的转型和网络的兴盛而产生惊人的变化。作家必须更加用心地谛听窗外时代列车的呼啸,更加用心地感受城乡在现代文明进程中的脉动,更加用心地辨析互联网和数字经济时代呈现的世道人心。

新世纪二十年来的江西文学创作,依然保持着足够的冷静和澄澈。广大作家依然保持了把握时代脉搏、反映社会现象和现实矛盾、完善人的道德追求、捍卫人的精神价值的热情和勇气。他们依然真诚地拥抱时代却不浮躁,自觉地投入社会生活却不趋势谄媚。他们理智地思考、敏锐地发现,他们的创作不是对庸常经验的不断复制,不是对低俗欲望的无尽宣泄,不是对奇技淫巧的无谓追逐,而是在保持文学的艺术性、严肃性,远离创作

的功利性、实用性、媚俗性等方面,形成大的共识。新世纪二十年来的江西文学创作,总是力图以思想的映照来渗透文本,以冷静的思辨来叩问现实,以文化的自觉担当来回应历史。江西文学延续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稳健”的面貌特征,但是,在形成一支思想更成熟、创作更活跃、成果更显著的作家队伍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一个省的文学,除了是对时代的观察、记录、反映外,也必然和该地域人的生活、性格以及他们生存耕种的土地发生密切的联系。我省地处长江下游南岸,境内东、南、西三面环山,中部是丘陵和盆地。这就使得江西文化包含着古越族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吴文化等多种成分,呈现出兼收并蓄、交汇融合的特征。晋唐以后道教、禅宗的进入,以及宋明理学的兴盛,丰富了江西的文化色彩。反映在文学上,便是带有鲜明的“南方”特征:从容、散淡、轻逸。虽然进入新世纪以后,文学的市场行为和消费主义倾向日益明显,但是江西作家依然保持着文本上的优雅质感,他们以轻逸的话语姿势,通过一种“以轻击重”的方式表现社会变迁带来的人的内心的焦灼和冲突,以清新、质朴的文字来覆盖生活的复杂和不易。这样一种文学特征,给读者留下了“追求的不是力量,而是和谐”的印象。这种文学面貌,传承了江西文化传统中那种“中和”精神和灵性智慧的优长。我们与其说,这是江西作家一种不自觉的表达方式,毋宁说是一种寄寓了作家主观意识的叙述哲学。

生活不断,生命不息,文学探索与表达的步伐永不会停止。时代和人民始终要求作家用博大的情怀、深邃的目光、丰沛的想象,去探究、体悟和展示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面貌、人们在存在境域中的欢欣和伤痛;要求作家不断思考:文学如何回到被日常生活所遮蔽的精神地带,如何对我们的时代精神本质做出更为深远的探索与表达,如何对人类文明进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新思想给予积极而敏锐的发现和回应。所以,努力去发现并艺术化地激活那些被忽略、被遮蔽的精神品性,创作出真正意义上内涵丰饶而思想独到的文学作品,依然是江西作家的重要职责。

## 目录

- 樊健军 内流河 / 001  
刘伟林 无岸 / 051  
陈蔚文 流水朝东 / 091  
杨剑敏 穿睡衣的女人 / 115  
王 芸 龙头龙尾 / 144  
宋小词 直立行走 / 172  
杨 帆 黄金屋 / 222

# 内 流 河

◎ 樊健军

—

从三年前开始,胡细楠的时间进一步细化,从四块分裂为五块:第一块给蒋文静和胡小小;第二块给文化馆;第三块给棋校;第四块给奇石;第五块给狐朋狗友,也给那些偶遇的转身即逝的红粉。这种划分有自愿的成分,但大多数是被动的,不得不出时间来应对。他很不情愿看到自己的生命被肢解成许多碎片,却又无法阻止。十五年前,他从一所乡村中学调进文化馆,刚开始在办公室守电话,烧开水、扫地、抹桌子,给馆长案头的发财树浇水,必要时也给馆长拎拎包、端端茶杯。他还给馆长写过重要讲话、述职报告和发展群众文化的政论文章。有一次他在馆长的重要讲话中用了两个成语:高屋建瓴和振聋发聩。成语被馆长误读为“高屋建瓦”“振聋发贵”之后,馆长就将他炒鱿鱼了。馆长在政府招待所做厨师时最拿手的菜就是铁板鱿鱼须,最常用的口头禅是炒鱿鱼。他的确炒过几个聘用人员的鱿鱼,但个别人后台太硬,炒过后又成了回锅肉。胡细楠是在编干部,馆长炒不掉他,就将他炒进了文艺创作室,编辑馆内一本文艺内刊,半年一期,一年两期,必要时会增加一期。这种必要当然由馆长决定。在必要时

也会抽调他干些别的活,比如排练紧张时让他给演员们订盒饭、买夜宵,送戏下乡时让他管理道具、布置演出现场,等等。这都是些无关紧要的活儿,换成谁都能干。

后来有一天,胡细楠在一家宾馆门口巧遇馆长同一位饰演过喜儿的女同事,从那以后,馆长就极少安排他做别的事。没过多久,馆长给胡细楠的空闲时间被填实了——棋友许一帆撺掇他创办了启智少年围棋学校。

三年前,许一帆迷上了收藏奇石,将胡细楠也卷了进去。

往后发展,胡细楠的时间随时有可能会进一步分为六块、七块,就像细胞分裂,直至无数碎片。蒋文静是独生女,她的父亲患有高血压,万一哪天半身不遂,侍候病人的重担会责无旁贷地落到他们头上。但在没有继续分裂之前,胡细楠必须按照现有划分执行,即使不能严格平均分配有效时间,大致上也必须保持平衡,向哪一方都不能倾斜太多。他自嘲自己就是条脖子上系满绳子的狗,哪根绳子拽一下,就得赶紧朝哪个方向扑过去,半点耽误不得。

比如,现在,他的时间定格在第一块,属于蒋文静和胡小小。早在周三晚上,蒋文静就用半是提醒半是命令的口吻对他说,周六上午陪同胡小小去潘老师那儿练琴。那天晚上,女儿睡熟之后,胡细楠鬼鬼祟祟溜进她们母女的卧室,企图将蒋文静劫持出来。对一个不惑之年的男人来说,少年时的凌云壮志也许没了,大富大贵的幻想也许灭了,但却没法阻止身体分泌雄性荷尔蒙。当他在黑暗中俯身要抱起蒋文静时,他的下半身不由自主地僵硬了,而且带着一种痉挛似的疼痛。但她没让他的阴谋得逞,及时揪住了他的耳朵,他直起身时耳朵被夸张地拉长了,如果不放弃,耳朵完全有被撕裂的危险。“滚出去!”她低吼着说。他看不见她脸上的表情,她的语气已宣告了她的态度,此刻的她就像头护崽的母狮,只要他稍有坚持,她肯定会撕碎了他。最后,他就像只没偷着腥的猫满腔沮丧又满怀怒火灰溜溜地回到了自己的卧室。你贱!他在重新躺下之前狠狠地扇了自己一个耳刮子。

蒋文静的吩咐让胡细楠不敢怠慢。蒋文静正面临非常时期：特殊教育学校有三位副校长，依照上面的意思，只能保留两位副校长，谁上谁下，上面不直接表态，而是采取公开竞岗的方式，优胜劣汰。优秀的接着担任副校长；淘汰的要么调离特教学校，要么降职使用，贬为普通教师。她最为恐惧的是调离，当然，退回到普通教师的岗位上也有人难为情。她是背水一战，只能胜不能败，胜利没有骄傲可言，可一旦失败，就不单是耻辱的问题。而胡小小呢，面临的考验比蒋文静似乎还要激烈，小学生文艺会演在即，一个月后海选会演节目。胡小小要抓紧时间练习钢琴，蒋文静和她的班主任，都希望她能登上会演的舞台，甚至都给她选定了参加会演的曲目。

胡细楠比往常提前半小时起床，洗漱后赶紧下楼去买早点。胡小小喜欢吃福满多饺子店的蒸饺，之前福满多就在小区东边的一条巷子里，后来旧城改造，巷子被拆迁了，饺子店被迫迁走，同他们所在的小区隔了好几条街道。蒋文静的早餐向来简单，一只老面馒头加一瓶酸奶，多少年不曾改变。他买好早点回来，蒋文静早已洗漱完毕，搬了一张小杌子，坐在阳台上看着一本什么书。之前摆在那儿的面包椅被她挤到角落里去了。女儿大概还没起床，蒋文静见他进屋赶紧朝卧室叫喊：“小小，该起床了！”他做了个手势阻止道：“时间还早，让她多睡一会儿。”她瞪了他一眼：“假慈悲！”欲起身去唤女儿。他见状先一步进了她们的卧室，胡小小像只小动物似的蜷缩成一团，嘴角撇着，像是无奈又像是不满。他不忍心惊醒她，就立在床头。过了一会儿，他忍不住抚摩了一下女儿的脑袋，女儿眼皮挣扎了几下，睁开了，很快又闭上了，再挣扎几下，弯过小手揉擦了几下眼窝，这才完全睁开了眼，向他微笑了一下。“再睡会儿吧。”他安慰女儿。她却不听他的安慰，一骨碌从床上爬了起来，离开房间时还给了他一个奇怪的眼神，似乎在责备他别有用心。

他愣怔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自然，他同女儿的关系不像她同她妈妈那样，蒋文静虽平时待她严格得有些苛刻，但女儿并没有因此投向他的怀

抱。他和女儿之间好像隔着堵墙,或者是道鸿沟,他跨不过去,女儿似乎也不情愿过来。在同女儿有关的大小事情上,他始终赔着小心,像是捧着一只玻璃器皿,生怕哪儿出了差错会把它摔碎了。女儿吃蒸饺的空档,他就收拾女儿练琴时要用的一些小东西:一条有小白兔图案的小毛巾;一瓶酸奶;一只装有巧克力的盒子,盒子里有几块女儿之前还没来得及吃完的巧克力;琴谱;笔记本;等等。他将这些东西装进女儿的背包,背包当然由他拿着。

“咱们走吧。”他招呼女儿。

“等等,”蒋文静挺着腰,直勾勾地盯着他,如此对视了半分钟,她才从小杌子上站起来说,“还是我去吧。”

内心忽然沉了一下,一种失重的感觉攥住了胡细楠。蒋文静寥寥几字透露的都是对他的不信任,是对他某种权利的剥夺。他没坚持,将女儿的背包交给了她妈妈,就像一个战士交出了他的武器。他不是没有脾性,而是同她多次的战争之后脾性慢慢就磨钝了、磨圆了。也没必要,她是为了女儿,既然都是为了女儿,只要结果一样,过程就可以忽略了。况且他们的行为都在女儿的视线之内,她的目光随着她的背包移动,从胡细楠这边过渡到蒋文静那边。

“我开车送你们去吧。”他带着讨好的语气说。

“不必了。”蒋文静在这点上倒是不会溺爱女儿,平时宁可挤公交车也不愿意让他送她们。

“中午早点做饭,去宰只鸽子炖个汤,弄几个小小喜欢吃的菜。”她本来都走过玄关,出了门,又回转身来朝他吩咐。

## 二

屋子里安静了下来,一种空旷像烟雾那样在流窜,或者像云停留在半空中。这是一套三居室,一百二十平米,客厅占去了差不多四十平米。蒋文

静曾有过想法：把它卖了，换成一套复式结构的。胡细楠不同意，不同意的理由有两条：一是钱不够，换成复式结构得补上一大笔钱，还得装修；另一个理由是他没有说出口的顾虑——如果换成复式结构，是不是有一层完全属于蒋文静和胡小小，那一层他会被禁足。他预感换房是她的阴谋，所以坚决没有答应。估计她也被没有钱的现实折服了，没有钱嘛，啥事也干不成。一切照旧。像磨坊里的驴就在原地转圈，年复一年，转腻烦了也得转下去，除非倒下了，就倒在磨坊里，倒在石磨的阴影下。

胡细楠有一种错觉，好像内心某个部位被掏空了，就像四十平米的客厅空无一物。他接下来不知该去干什么。计划中这个上午是要交给女儿的，可现在她们丢下他，把他彻底放逐了。这种放逐并非第一次，以前约见朋友，临到头朋友不来了，把他放鸽子了。这种突然多出来的空旷让人无所适从。有时他会改约其他人，有时干脆到棋摊上同几个无所事事的老头厮混。总要把它对付过去，总要把空旷给填实了。大半辈子好像就这么回事儿，把一个个空旷填平了，填到现在，都不知把自己填在哪个深坑里了。

他从书房的抽屉里抽出一支烟，走到阳台上打算把它干掉。蒋文静不让他在家里抽烟，有时他不得不下楼躲到小区的桂花树下过一下烟瘾。蒋文静她们早就不见人影了，刚刚被蒋文静捧在手里的书被扔在面包椅上，那是一本特教教材，是她之前参加市里的培训带回来的。烟抽到一半，他还没想好怎么打发这个上午，去清洗石头可又不怎么想动弹。胡思乱想时茶几上的手机响了，他将没来得及抽完的半支烟从防盗网的空隙中弹了出去，并拿手扇了扇，将眼前的一团烟雾扇没了。

“在受戒呢？”是许一帆的电话，他每次打电话的开场白都是这么一句。

换在以往，他肯定会找句玩笑话回敬对方，但今天不知怎么提不起兴趣，只对着手机“嗯”了一声。

“让蒋二娘踩着尾巴了？”许一帆可能听出了他的异样，并不放过开玩

笑的机会。

“都像你啊，哪来那么多的尾巴。”他的反击有气无力。

许一帆静了一下，才说：“下楼吧，哥带你去兜兜风。”

他依言下了楼，在楼道里就想着同许一帆该怎么说。他们俩平日里有烦心事，会向对方晾出来，但多半都是浅尝辄止，不想朝深里说。在一块时间长了，就算不说，对方也能感觉得到。比方说，胡细楠是妻管严，但蒋文静并没有到许一帆说的那般地步，她绝不可能是孙二娘。

“上车吧。”许一帆没再问什么，只招手让他上车。

许一帆并不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来带胡细楠去兜风的，而是要去给启智少年围棋学校找寻一个新校址。起初，创办棋校时，在内心胡细楠比许一帆更为主动，原因有三：第一，胡细楠的经济状况有些糟糕，馆长不让他干那些打杂的活计，他的收入也随之减少，而房贷却没有变，女儿的花销也有增无减。他急于找到一条生财之道来缓解经济压力。第二，馆长让他闲了下来，可他不能闲着，他要那些闲着的时间填实来。第三，相比干其他事情，他更愿意教孩子们下围棋，毕竟这是他的爱好，在大学时他最好的战绩是全校第二名，因此让他收获了不少光荣。没有人会拒绝让自己享受荣光的机会。

创办之初，启智棋校因陋就简，租赁了物资局的一间办公室，物资局当时已经撤销，胡细楠都忘记了怎么租到他们的办公室的。后来，那幢老旧的办公楼被拆掉了，启智棋校搬到少年宫的二楼，少年宫在开发区有了新的场地，之前的场地就空下来了。可这会儿，身处老城区的少年宫旧楼又被列为了拆迁对象，启智棋校又遑无去路了。胡细楠有些气馁，与其被人撵得满街跑，还不如不办了。许一帆的态度却非常坚决，启智棋校刚刚有了些知名度，就这么关了，对不起广大家长的期望不说，更重要的是对不起自己。前一年，曾在启智棋校学棋的一个孩子参加全省的少年围棋锦标赛，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小城的电视台采访少年时问到，在哪儿学

的围棋。获奖的少年回答，启智棋校。自创办以来，这是启智棋校最值得骄傲的事情，也让棋校名声大噪。但结果来学棋的孩子并没有因此增加多少，多的时候三四十人，少的时候二三十人。

“迁就迁，又不是没迁过。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许一帆像是打了鸡血。

车窗外的脸谱一张张晃晃悠悠挪动，像是熟悉又像是很陌生。这符合小城人们的生活节奏，一切都是慢慢悠悠的，想快一些也不可能，你快人家不快，再说那么快又能奔到哪里去？还不是在老地方转圈。“放松点，别苦瓜着脸。”许一帆溜一眼胡细楠，后者的脸仍旧绷得紧紧的，好像铆紧的螺丝，一时半会松懈不下来。汽车在慢慢悠悠的人流中转来转去，滴滴打着喇叭，一头钻进了小城东南角的一片老房子中。这儿原来是化肥仓库，多年不放化肥，中间租给人家堆放货物，现在多半都已闲置了。守仓库的是个老头，佝偻着脊背，脸颊聚着两团酒精红，拿钥匙的手有些哆嗦。“月租才五百元，可划算啦。”老头抖抖颤颤打开仓库的门，一股潮湿的霉味迎面扑了出来。仓库空空荡荡的，地板上到处都是垃圾：破碎的编织袋，空纸箱，踏扁的易拉罐，装方便面的空盒子，一些小木棍——估计是扔下的一次性筷子，老鼠的尸体已经干枯，一个墙角倒悬着几只蝙蝠，在几块摊开的硬纸板旁边有两只可疑的安全套。墙上抹的白灰开始剥落，不少地方改变了颜色，变黄，发黑，靠近地板的地方还长着巨大的霉斑，就像蒙天蒙地的阴霾。

胡细楠皱了皱眉头，仓库内的气味让人有些反胃，差一点就要干呕了。许一帆倒是比他有兴致，盯着那两只使用过的安全套，好长一会儿都没挪开目光，似乎要在它们身上有所发现。“该死的，真够浪漫。”他嘟囔着，抬头去看胡细楠，可仓库内空无一人，胡细楠不知什么时候退了出去。

“就这儿了。”许一帆做主给老头交了两个月租金，并嘱托老头，找个人帮忙把仓库打扫了，敞开让它吹几天风，把霉气吹掉。

“打扫卫生得另付工钱。”老头的声音懒洋洋的，有些不真实。

“要不，换个地方吧。”那只死老鼠好像就躺在胡细楠的脚边。

“暂且对付几个月，没准这儿也要拆了。”许一帆朝仓库内回望了一眼，有些憧憬似的说，“这里可以摆多少张桌子啊，翻一倍不成问题，过两年，咱们就有自己的教室了。”

胡细楠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在很多事情上，他都没有许一帆乐观，许一帆的乐观是习惯性的，但有几次事实证明他完全是盲目乐观。棋校刚刚创办那会儿，他们都相信过个三年五载就会有自己的教室，现在七八年过去，他们仍旧被撵得东奔西走，没有一个固定的场地。但乐观并没有什么不好，有时乐观一些，对未来至少有信心一些。

“我家又要添宝贝了。”许一帆忽然侧脸对坐在副驾驶座上的胡细楠说。

“什么宝贝？”许一帆的眼睛里有着某种光亮，胡细楠一时没明白他说的宝贝是什么，是某种宠物，还是别的什么喜欢的小玩意儿。

许一帆斜睨了一眼他，很诧异他怎么不明白他的意思。之后，他抛出了一个令胡细楠短时间难以回答的问题：“你们什么时候生二胎？”

### 三

启智棋校搬到仓库后的某天，许一帆约胡细楠进山。进山是他们惯用的暗语，进山就是去捡石头。收藏奇石不是个事业，顶多算个爱好，往深处追究，还不能说是爱好，而是一种治疗方式——放松自己的治疗方式。许一帆在残疾人联合会上班，工作重心是关心和帮助残疾人，为他们解决各种实际困难，必要时还得充当心理医生。但那是工作，教孩子下围棋也是工作，为了生活而进行的工作都让人紧张、疲惫，久而久之，就会厌烦，就会滋生恐惧，甚至会滋生看不到终点的绝望。收藏奇石让人放松，让人愉

悦,是对工作病的治疗,是对郁闷情绪的宣泄。他们没有钱来购买奇石,只有自己进山去捡,捡到与没捡到都是过程,他们要的就是捡石头的过程。如果捡到了,就会多一分惊喜。就算不去捡石头,看看之前意外的收获,心情也会莫名其妙地变好。这种感觉是微妙的,许一帆喜欢,胡细楠也喜欢。

胡细楠答应了许一帆的邀请。小城有个奇石协会,但他们俩同协会半毛钱关系也没有。如果他不答应去,许一帆要么独自进山,要么取消进山的行动。接连几天,胡细楠都被那个二胎的问题困扰着,干脆将它抛到一边,去他个球,进趟山再说。会合的地点在仓库——启智棋校的新址。他对许一帆的安排有些纳闷,进山之前没必要绕个弯子跑到棋校来。待赶到目的地才发现,原来进山的除他俩之外,还有一个颜值不低的女人。他以为是哪个孩子的家长,或者是棋校潜在的家长,睨过一两眼之后就没再多留意了。许一帆陪着她在仓库里转了一圈,一边还嘀咕着什么。女人捂着嘴在笑,仓库的空洞将她的笑声放大得更为模糊。他猜测,或许她不是个家长,而是许一帆无数女人中的一个。

“我表妹,马萧萧。”许一帆介绍说。

“欢迎啊,咱们棋校从来就没来过大美女,蓬荜生辉。”胡细楠的嘴有些油滑,说话的间隙朝许一帆挤了挤眼睛。

“人家是高级化妆师,哪天你二婚,可以请她来给你化妆。”许一帆没有体会他的眼神,嬉笑着说。

“你成天想着二婚,就不怕嫂子哪天把你给阉了?!”胡细楠反击道。

“猫有九条命,我有九条根,不怕她阉了我,就怕她不给我生个女儿。”许一帆一脸坏笑。

胡细楠又被许一帆突然冒出来的女儿给刺了个正着。他侧目马萧萧,后者脸上正掠过一丝狡黠的笑意。

马萧萧长了一张娃娃脸,眼睛堪比演员赵薇的。电视剧《还珠格格》播出时,胡细楠听到馆里不少女同事议论,以为有多精彩,看过一两集之后